

# 仰望文学这棵树

□李文龙

初夏时分,我与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结伴到人民文学家赵树理的故居——沁水县端氏镇尉迟村采风。大巴车从绛县出发,将我的激动和对大师的崇拜之情统统带上,内心有些好奇,更多的是一种敬畏。窗外高山、村庄、车辆、人流呼啸而过,因为马上就到赵树理故居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与他有关的话题。

我第一次知道赵树理的名字是小学时的一篇课文,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篇名为《田寡妇看瓜》的课文让我记忆深刻,许多年过去了,文中描写一位农村妇女在土改前后看西瓜的故事仍历历在目,她从一个侧面反应不同社会不同的人情变化。因为我也在农村出生,对农村发生的事情感受颇深,在农村经常会发生张三偷了李四几颗西红柿,李四又偷了王五几根黄瓜等等,这类事情的发生和《田寡妇看瓜》课文里主人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对我的影响深刻,每当有人提及农村发生鸡毛蒜皮的事竟然是那么熟悉,就像小时候徒步几公里第一次看电视,那种惊喜至今难忘,成为一种甜蜜的记忆。

经过一路的风尘,大巴车终于到达目的地,一块“赵树理故居”指示牌特别显眼,顺着箭头指示,我们沿着铺满石子的巷子往前走。古院落一座连一座,将巷子挤的又窄又长,两边墙壁上脱落的墙皮形成的坑洼不平,古色古香的乡村气息将我们紧紧笼罩在一起,大家纷纷议论沿途的所见所闻。

不知不觉我们就来到了一座古院落门前,高大的院墙及门楼高高在耸立在眼前,薄一波同志亲笔题写的“赵树理故居”大字石碑屹立在大门左侧,给这座院落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庄重。从院落整体看,这是一座一进两院,前院已经毁坏,后院是土木结构的四合院,西房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东南北三座二层楼房紧密相连,且都已经严重破损,在院子显眼的地方有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晋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就像站岗的哨兵,告诫人们不能随便破坏院里的一草一木。院落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保护,由此可以看出赵树理同志在乡亲们心目中的影响力,他是全村乃至山西省人民的骄傲,他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学习的榜样,他是文艺工作者崇拜的对象,他是一颗启明星为大家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院内还住着赵家后人,虽已年迈,但看到我们一行人,还是滔滔不绝地讲解赵树理同志生前的有关事迹,言语之间无不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自豪和喜悦。北房就是赵树理同志的出生地,也是他潜心写作多年的根据地,屋内还完整地保留着赵树理同志生前的原样,睡觉的床,伏案写作的桌椅,虽陈旧不堪,但是在主人的精心擦洗下依旧锃亮照人,有的伙伴忍不住在床沿上坐会,有的在桌子旁边趴一下,模仿着看书写字的样子,然后让随行的伙伴拍照留念,或许是想沾染一点先生的灵气,求得心灵上的安慰吧。

故居里的人讲,这个院落得到国家有关部门保护,就是赵先生的墓地也被政府重新修缮,列入省市重点保护区域。大家都想着,既然来了就去探个究竟也不枉此行,免得留下遗憾,于是我们一行人通过询问,在村人指引下来到赵树理的墓地。

赵树理的墓地位于尉迟村北边的半山腰里,从山下铺就的台阶往上走,路边有水泥制作的文稿模版,有著名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灵泉洞》等等,昭示着主人生前在文学方面的丰功伟绩。进入墓区首先看到是赵树理的铜像,他端

坐在椅子上,面带微笑,静静地注视着村子里的父老乡亲,后面就是赵树理的墓冢,周围有不少纪念赵树理的汉白玉碑及碑亭,上面保留着许多人对赵树理怀念的题词。在浓密的树荫下我们看到市、县两级政府对赵树理墓地修缮及保护的重要说明,增加了我们这些来访者对逝者的敬畏,赵树理同志不愧是扎根农村心系大众的文学大师,更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无愧于“人民作家”这个称号。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对赵树理同志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外出求学,接触到新文学,受到极大影响,开始文学创作,从此一发不可收。在村当过人民教师,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编报纸副刊,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家庄变迁》等。全国解放后,继续扎根农村生活,笔耕不止,驰骋于中国文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每篇作品的问世都在表达农民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在今天看其作品,对于当代小说创作仍具有

燕草碧丝,秦桑绿枝,春的脚步轻盈、柔美,却有些迟疑,仿佛多迈一步就再也回不去了。春天本是一个万物萌发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但有这样一类人,面对没有希望的未来,只能反复感叹在这明媚春光里流逝的美好年华。爱一个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也是一件很容易疯狂的事,疯狂也罢,辛苦也好,一定要在正确的时机,用正确的方式,面对正确的前人。就像吕雉,就像阿娇,一旦任由这份爱恣意生长,结局如何就很难想象了。在混沌迷茫中,长路漫漫,旧梦依依,要保持初心,就不可遗忘来时的路和最初的梦。人的一生充满不可预知,茫茫未来,如何把控,在人心,也在机缘。

## 情思之不可长

一个男人,在万里江山和心上人之间的抉择最明显不过,而一个女人,却会因此被动的妥协。初嫁时千娇百媚的阿娇,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月,拥有世人想拥有的一切。母亲是长公主,婆婆是太后,丈夫是一国之君。该有的都有了,而且那顺理成章。但是,命运的变幻总是那么诡异多段,当你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时候,它却和你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阿娇,走失了。东方女子的温婉贤淑,母仪天下的博爱包容,都远她而去,只有蛮横、跋扈、任性包裹着锦衣玉食的她,人往往就是这样,得到的愈多占有欲反而愈强,心灵急需情感的支撑,没要得到任何回应的心灵,脆弱到被强烈占有的欲望吞没噬咬,而且义无反顾。她何曾想过,此时的刘彻已经不堪这份情感的重负。刘彻是一国之君,雄才大略的他胸怀天下,怎会囿于一座金屋的束缚?更不会屈服于阿娇的臂弯,驰骋天下、雄护四海、辟疆九州才是他的一生追求。阿娇是爱他的,也一定爱的很深很深,可是这份爱却变得如此沉重,在这份重压下的人,如身临荆棘身缠藤蔓般让人窒息,情感的沙漏再也无法阻隔时间的推移,所有的情热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殆尽。

一场巫蛊之术,成为刘彻逃离这段情感的藉端,这场扑朔迷离的灾难,成就了卫子夫,也撕毁了陈阿娇,命运的嘲弄谁也无法扭转,半世荣华如镜花水月一去不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赵树理都能坚持真理保持一身正气,不畏强权,敢为百姓说真话,敢为百姓伸张正义,决不动摇自己的人生风向标,决不向浮夸之风低头,表现出高贵文雅风格。赵树理的刚正不阿,在文革中被污蔑为黑标兵,遭到长期的迫害、批斗,最终含冤逝世,享年64岁。

64岁的作家应当是创作精品鼎盛期,而赵树理同志却是身陷囹圄不得已,过早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给人留下无尽的思念和惋惜。金子总是会发光,公道自在人心,经过岁月的刷洗,党和政府最终为他平反,还他公道,还他清白,还他英名,我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祷,愿他老人家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自古以来无论在那个行业都会有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比如清代的武术家霍元甲,震惊世界武林的李小龙等等都给人留下经久不衰的传唱,因为他们武术搏击当中借鉴百家之长,创建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武术流派,在国家危难之时,在民族受辱之际,依然挺身而出,为民族争光,为国人出气,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让人赞不绝口英雄传奇,今日读来仍具有振

返,飞蛾扑火般的执迷,换来的是经年累月的长门赋愁。一篇诉说冤思的《长门赋》,也未能改变这一切,夫君的回转已无可能,颇为讽刺的是,撰写此赋的司马相如却因此进身显贵。不知刘彻在被这首华丽辞藻的赋深深吸引的时刻,可曾感受到一丝丝阿娇肝肠寸断的期盼。

曾经笑靥如花的阿娇,长门之外的妩媚,已经流逝,长门之内的妩媚,更是无存,这种令人唏嘘的凋零不可阻挡,就像昙花,纵有惊世妖艳,也会瞬间枯萎。

曾经的誓言声声在耳,只是金屋犹在人已非!

## 夫君之不可托

约公元前二百年的丰邑中阳里,一个叫娥姁的少女,嫁给了一位年长自己十五岁并携有一子的刘邦,这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吕后。

不能安于现状的刘邦,先是因私放劳工触犯秦律逃亡在外,后是为称王争霸征战各地,常年在外颠沛流离的刘邦根本无

# 江山妩媚,我如是!

□刘莉莉

暇顾及家人,也许他根本就不会顾及。这一时期的吕雉贤良淑德,一家生计都维系在她一人之身,兵荒马乱中,她始终不离不弃,一直守在丰邑老家,上奉太公,下教子女。在和命运不断抗争的刘邦,几番凯胜、几番落败,心里可曾有片刻会想起她?可曾对这位受苦受难的结发妻子有一丝思恋和感激?

四方平定后,骄矜自大的刘邦又迷恋上了擅长“翘袖折腰之舞”的戚姬女子,日日笙歌,夜夜留连。此时的吕雉虽然有了皇后的至尊名号,但依然是空对明月孤守空闺,刘邦能立储刘盈成为她唯一的慰藉,但一句“如意类我”又让这个趋近日落黄花的母亲惶惶不可终日。也就是这一句“如意类我”,让已经收获爱情的戚姬欲望无限膨胀,这种欲望激怒了没有退路的吕雉,而她自己却浑然不知,甚至陶醉其中。说到底,结局悲惨的戚姬,当真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的傻女人,设若戚姬未卜先

聋发聩的力量。还有发明大王爱迪生、谷稻大王袁隆平等,都在不同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赵树理应该也属于这类英雄,至少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赵树理的一生多半生活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大众的疾苦有着切肤之痛,每写一部作品都能活灵活现地再现农民兄弟喜怒哀乐形态,被大众亲切地誉为“山药蛋”派鼻祖,这应当是最高嘉奖。“山药蛋”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根系植物,果实营养丰富,可以作蔬菜食用,也可以作为粮食充饥,是地地道道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的美食,人民对他冠以“山药蛋”,可见他是多么的深得人心。在他的影响带动下,一大批讲述百姓世态万象的作家应用而生,成为那个年代特有标志,在中国形成独特的“山药蛋”派,在文学界自属一家,影响到世界文坛,成为不朽传奇,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赵树理,您是中国文坛的一颗高人云端的迎客松,历经风霜雨雪,依然枝繁叶茂威武挺拔。仰望这棵树,在众峰拥抱当中直入蓝天,真正的凌绝顶览众山,给人遐想,给人力量,给人鼓舞,给人勇气。

知,能知道自己的最终结局,她还会不节制地膨胀自己的欲望吗?还会自以为是的给别人留下生存的尊严吗?或许那时的她就会扪心自问:“刘邦真的爱我吗?”或许是爱的,但刘邦更爱自己已在马背上、刀剑里打下的这万里江山,他的眼里只有这大风飞扬四海升平的万里江山,他留在人间仅有的几句话,也只关乎他的万里江山: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愚拙的戚姬,自谓有倾国倾城之色,自谓具摄人心魄之貌,但她始终不会明白,刘邦的眼里不会只有这些。吕雉也曾年轻,也曾妩媚,也曾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但与这峰峦雄伟、水平如镜的万里江山相比,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贤惠怎样?隐忍又怎样?刘邦的眼里不会只有这些。命运就是这样无情,索取的越多就会失去的越多,两个纠缠一世的女人,最终谁又得到所谓的圆满了呢?获得爱情的戚姬还在做着成为太后的白日幻梦,为儿子赢得继承权的吕雉可还记得曾经追求的举案齐眉?

岁月有情,终会留给尘世里的每一处风景;岁月无情,终要带走红尘里的每一个生命。说阿娇蛮横,道吕雉阴毒,也都是片面之词,她们的苦衷已经被世人遗忘,只是利用礼教的冠冕无限放大了她们人性中的恶。两个在政治漩涡中挣扎的女性,一个为了儿子而争夺,一个因为没有儿子必须争夺,个中心酸谁曾体贴?个中难言谁曾在乎?或许,唯有那汉时明月略知一二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她们真实的面貌究竟如何,在这滚滚历史长河中,终归化为一粒尘,她们曾经热烈追求的东西也必将化为虚无。其实,对于人的一生,情感是逃不脱的羁绊,但不能作为生命的唯一,不论富贵贫贱,不论年少耄耋,再繁华的风景也会走向深秋,再撕心裂肺的情感也终归沉寂。

是不是春花必然灿烂?  
是不是夏雨必然潇潇?  
是不是秋月必然皎洁?  
是不是冬雪必然纯净?  
这人生的四季,风景如何,历者自知。